

敦煌叢刊初集

黃永武博士主編

(十)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許國霖撰

敦煌叢刊初集十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敦煌雜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第十冊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許國霖撰

〇〇一

敦煌雜錄

許國霖撰

〇五五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敦煌石室所藏寫本，凡爲萬卷，三十餘年來，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院；伯希和氏取去的，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清末學部運回北京的一萬件，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此三組爲最大宗，餘則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鐸氏所收爲最多，去年賣到日本去了。

這幾大組的敦煌寫本，巴黎的目錄最先出，但很簡略；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錄，胡鳴盛先生主編，近年才編完，雖然沒有印行，另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流行于世，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了。

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餘暇，編成兩部關於敦煌寫本的書：一部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部是「敦煌雜錄」。

「敦煌寫經題記」共收四百多條，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對我說，他在敦煌挑選這些寫本，曾定出幾個標準：第一挑有外國文

字的卷子，第二挑釋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經只挑那些有題記可供攷訂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還有這四百多條題記可錄，這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的喜事。將來若有人能將巴黎倫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題記全部記錄出來，成爲一部「敦煌寫本題記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問題，可以供史家的研究。

就許君鈔錄的「題記」看來，這裏面已有許多很值得注意材料。第一，寫經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三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七月三日（四五八），最晚的是宋太平興國二年閏六月五日（九七七），中間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於「寫經」的題記。敦煌雜錄中有「至道元年（九九五）僧道猷往西天取經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題記可以使我們知道當初寫經的情形。有些經是和尙自己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作習字課的，有些是施主出錢僱人寫的。一部大般涅槃經（潛十五）的題記說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資財爲亡夫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帛；法華經一部，十帛；大方廣經一部，三帛；藥師經一部，一帛。這是很有趣的經濟史

料，不但表現宗教風氣而已。又如六部「佛說闍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的題記，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鹹七五），一部是一個患病的比丘尼發心敬寫供養的（字四五），一部是一個「八十老人手書流傳」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個人爲「阿孃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個齋期寫的（岡四四）。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會史料。第三，有些題記使我們知道當時寫經的校勘工作。寫經本是宗教的工作，是應該十分鄭重的。如「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題記云：

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利濟初夏之內，爲本寺座主金耀寫此羯磨一卷，莫不研精盡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畢而復記焉。（辰四六）

這最可以表現寫經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們時時看見「勘了」「一校竟」「校定無錯」的題記。還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經（有九十）記「校二遍」「如一部無量壽宗要經（劍四二）題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寫經重在校勘無誤，而敦煌寫經所以有無數錯誤，大概都由於不大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塗鴉，或者

由於不識字的女施主僱的商業化的寫經人的潦草塞責，校勘工夫是不會用到這兩類的寫經上去的。

「敦煌雜錄」是繼續蔣斧羅振玉羅福葆劉復羽田亨諸先生的工作，專鈔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經典的文件。蔣氏之書最早（宣統元年）三十年來，這類佛經以外的敦煌文件陸續出現，最大的一批是劉復先生從巴黎鈔回來的敦煌掇瑣。但這些都是國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鈔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道北平所藏盡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裏面還有這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

許國霖先生鈔的這些文件，大約可分爲幾類：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學，如變文、佛曲、勸善文、淨土讚之類。第二是一些訓詁及訓蒙的殘卷，如禮記音義、論語音義、太公家教之類。第三是一些俗世應酬文字的範式，如祭文程式之類。第四是許多民間經濟往來的文契，如借麥種牒、雇作兒契、典兒契、賣地契之類。第五是雜件，如藏經點勘帳，如姓氏錄之類。

正見松柏共天連，好住娘……

這種曲子是很惡劣不通的；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俗講」的和尚本來大都是沒有學問沒有文學天才的人，他們全靠借這種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一般聽衆。五更調等，與此同理。

第二與第三類，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

第四類之中，有許多有趣味的經濟史料。此中「借麥種牒」最多，可以推知當時僧寺佃農的經濟狀況。最詳細又最動人的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我們讀這文契，不能不想到漢朝王褒的僮約。我們從前總想王褒的僮約是一篇遊戲文字。現在讀了這篇雇作兒契，我們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還是一種牛馬式的奴隸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寫的僮奴生活，雖是詼諧的作品，離實際的生活並不算很遠的。雜件之中，我且鈔兩首寫書手的怨詩作此序的結束。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不飲酒，恆日筆頭乾。

且作隨宜過，卽與後人看。

又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

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

這是兩個「人」的歎聲。可憐我們在一千年後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濟他們的口渴和貧窮了！

二五，七三〇。胡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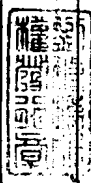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敦煌石室，在甘肅敦煌縣東南四十里許三危山下，古名莫高窟，俗謂之千佛洞，內藏佛經世典約數萬卷，洞口封閉，歷千餘年人莫之知。清光緒二十六年，佛龕傾塌，藏書始現。當時吾國人士未嘗注意，外人斯坦因伯希和，擇其精華囊載而去。宣統二年，學部派員將遺餘殘卷，輦運來京。藏之京師圖書館，入錄之本，計八千六百七十九號。民國十八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京師圖書館於民國十七年更名國立北平圖書館，十八年改組與北海圖書館合併，沿舊名。設寫經組。胡文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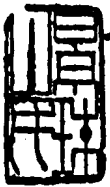
先生整理編目，檢閱未登記之殘葉，又增編一千一百九十二號，都九千八百七十一號。佛經凡四百四十餘種，古佚經疏約數十卷，皆罕覯之籍，又有晉魏寫本百數十卷，書法古拙，紙質堅韌，尤爲可寶。其他典經與現在刊本出入頗多，可資校勘考證。館藏者，雖爲劫後之餘，而可珍之處，猶足多矣。溯自發現以來，迄今已三十年，倫敦巴黎所藏，或影印輯錄，或傳鈔刊布，流行於世者甚夥，治學之士，孳孳研究，于典章學術咸有發明。而吾國所藏，以編目未竣，未能公之於世，寶韞珠藏，良可惜也。余因有感于此，爰于客歲暑假之暇，擇卷中逸文趣語，及題名跋記，概行彙錄，詳加寫正，分爲二輯。一曰：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則依館藏寫經目錄次序，分經彙編。其中寫經年代，及仕宦僧俗寫經人名，悉足以資歷史之考證。附編年代表于後，以備稽查。二曰：敦煌雜錄，則略就文之性質，分爲八類。變文·偽撰·音韻·文疏·契約·傳記·目錄·雜類以唐代民間通俗之作爲多，可以考謠諺之源流，窺俗尚之遷易，欲知千年來社會之演進，及經濟之轉變者，此是重要之史料也。書既成，請序于胡適之先生，承其提綱挈要，以此二書內容，班示一切，實深感謝。霖也不才，未能有何述作，所冀博雅君子，利用此集，疏剔考證，於國故中有所啓迪，則幸甚矣。民國二十五年八月，湘陰許國霖謹識。



敦煌石室
寫經題記

丙子夏日
曜宣穎署端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勘了 麟字八十七號。巨字九十三號。來字二十五號。

智照寫 麟字三十號。張字三十二號。宿字九十四號。按庚字八十七號。智字上冠比丘二字。

道普寫 露字八十三號

勘了張重潤 鳥字四十六號背面

法堅 冬字五十九號背面

曇貞寫了 出字九號 按陽字九十九號 僅題曇貞。

李義寫 辰字三十九號

兌下判記 暑字七十七號

勘了索興 官字二十四號背面

比丘道眞受持 餘字十八號

比丘法濟勘了安顛寫 淡字三十三號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兩卷共計紙三十四張比丘談□寫

卷字十七號

王瀚勒了

卷字九號 按陽字七十號。作王瀚寫。

寅年三月二十九日已後次經十八卷

卷字八十一號

虛寂

鼠字一號

比丘福記寫

陽字九十六號

比丘无滯寫

字字八十六號

伯明寫

桑字二十九號

福智勒了張曜寫

露字五十八號

按露字五十五號。作張曜寫。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

左盈建

出字五十八號

勝威勒

重字七十八號

比丘遵戒

律字七十二號

沙門玄淨校定

鹿字二十二號

比丘恆願

兩字六十五號